

〔美〕 杰克·伦敦 著

格里菲船长历险记

海洋出版社

格里菲船长历险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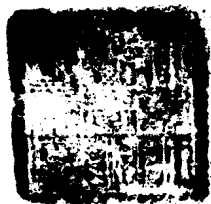
[美] 杰克·伦敦 著
韩松 孟康 译

0525/10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6382



海洋出版社

1984年·北京

1026382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海洋探险读物，描写主人公格里菲船长在南太平洋的一系列探险活动。多年的海上生涯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航海家，他几次从海难中逃生。

通过格里菲船长的游踪，读者不仅领略到南太平洋诸岛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而且能对本世纪初的航海生活有一个较好的了解。

此书适宜广大青、少年及科普爱好者阅读。

The Adventures of CAPTAIN GRIEF

The World Publihing Company, New York, 1954

格里菲船长历险记

[美] 杰克·伦敦 著

韩 松 孟 康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海洋出版社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10 字数：10万字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000

统一书号：10193·0340 定价：0.60元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潘克伯恩 雄心重振	(5)
第二章 福阿蒂诺 群妖覆灭	(30)
第三章 新吉博岛 耍笑成灾	(63)
第四章 真假霍尔 各得其所	(80)
第五章 戈岛一夜 改邪归正	(103)
第六章 “太阳之羽” 一场闹剧	(123)
第七章 帕利弄宝 飓风助兴	(151)

序

大卫·格里菲有多少财产——百万还是亿万？所罗门群岛无人知晓，因为，在浩瀚的南太平洋上，所到之处尽是他的领地、专权和冒险的商船。从萨摩亚群岛到新几内亚，直至赤道以北，他的种植园星罗棋布，比比皆是。在土阿莫土群岛，他享有采集珍珠的特许权。在法属马克萨斯群岛，当地的德国贸易公司虽然不亮他的招牌，但实际上他是真正的主子。他的庞大船队支持着他的贸易基地，将所有群岛连接起来。他的小得可怜的珊瑚岛远在天涯海角，每年只能乘坐最轻便的纵帆船或双桅船去拜访一次居住在那里的孤寂的代理商。

他的营业所设在悉尼的卡斯尔雷大街，占满了一所大厦的三层楼。但他极少光顾这些办公室。却宁愿无休止地在海岛中间奔波，一边探索新的投资方向，一边视察、巩固旧据点，同时，以千奇百怪的方式游乐和探险。他以十分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加瓦尼”号大轮船的残骸，打捞后发了一笔意想不到的横财，扣除费用，净落二十五万美元。在卢伊西亚德群岛，他开发了第一个商业性橡胶园。在博拉·博拉岛，他促使岛民毁掉南海棉田，试种了可可豆。他登上荒无人烟的卢卢·卡岛，运来翁通爪哇岛的波利尼西亚人，垦殖了四千公顷椰子园。他不但排除了塔希提岛上主要敌对部落之间的争端，而且基本感化了希基胡磷石岛的生番。

他备有征募合同工的船队。这些船把圣克鲁斯人运往新赫布里底群岛，又把新赫布里底人运往班克斯列岛，甚至那些以人头做战利品的马莱塔岛土人，也被运到了新乔治亚岛的种植园。从汤加群岛到吉尔伯特群岛，直至遥远的卢伊西亚德群岛，他的船队为了获得劳务，把海岛都匍了一遍。南洋的每一片水域都留着他船底龙骨*的踪迹。他的三艘海轮在岛与岛之间定期航行着。但他很少选用这些班船，却更喜欢凭借原始的风帆船漫游四方。

他已年过四十，但看上去还不足三十岁。早在十年前，他一出现在海岛，就给南洋的流浪者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与其他在热带漂泊的白人不同，他来这里是因为喜爱这里。他的皮肤出类拔萃，有很强的防止色素沉积的能力。他生来适应阳光。一万个人当中也难找到一个象他这样不怕日晒的。不可见的高速光波达不到他的体内。其他白人却无法抵挡，阳光穿透他们的皮肤，将软组织和神经系统加以割裂、破坏，致使他们身心失常，头脑昏沉，把十诫**一条一条抛入大海，精神支柱完全崩溃，只靠狂饮度日，很快便进入地狱；偶有苟延残喘者，也都成为暴徒，有时不得不派军舰去惩治他们的放肆行为。

大卫·格里非真不愧是骄阳的儿子，烈日的曝晒使他越发健壮。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只是稍微显得黝黑了一些，棕

* 龙骨：俗称“龙筋”。船底中线通连首尾的主要纵材。木船的龙骨为矩形截面或由几块木材构成。

** 十诫：指圣经旧约所载古代犹太人首领摩西奉神命率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出埃及，迁回迦南，在西乃山所受的十诫，其中包括：“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陷害人”等。详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和申命记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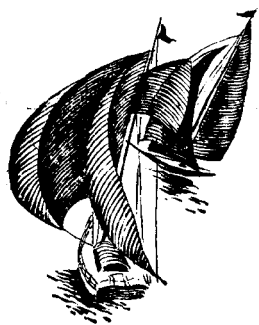
褐色的皮肤上也散发出了波利尼西亚人所特有的金子般的光彩。眼睛还是那样的蓝，英格兰人世代相传的脸形没有出现变异。他是英国血统，但有些自以为了解他的人却为此事争论不休，说他至少是美国人所生。与这些人不同，他不是为了自己成家发财才远征南太平洋。事实上，他给更多的人带来了安居乐业的机会。

他最早露面是在土阿莫土群岛。陪同他的是一艘小巧玲珑的纵帆快艇，他作为这艘快艇的年轻船长和船主，正在阳光洗濯的热带海路上寻求奇遇和冒险。欢迎他的却是一场飓风，他和小艇被惊人的巨浪一古脑儿抛起，落进了一座小岛的茂密椰林，着陆点距离滩头将近三百米。过了半年，他才被一个采集珍珠的人营救回来。但是，阳光已经进入他的血液。到了塔希提岛，他没有乘轮船返回家园，却买了一艘纵帆船，带着货物和潜水员，再次驶入这片危险的海域。

当他的脸皮被晒得发出金光的时候，他的手指也淌出金子来了。他已经变成点土成金的人，但他正大光明，不贪图金钱，只为了事业。这是人类的事业，有益的事业，这番事业是由美国、一半欧洲国家和世界各国的探险家战胜艰难险阻，做出重大牺牲，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但除此而外，他更加热爱南海漫游者丰富多彩的生活——在那里，礁石散发着芬香；平展的环礁湖象一面圆镜，湖中生长着一簇簇巧夺天工的活珊瑚；喷薄欲出的朝阳把纯净的霞光尽情地撒向晨空；碧海深处点缀着一座座棕榈丛生的小岛；浪花奔涌的洋面总在有节奏地荡漾、起伏；他喜欢南海信风*，这风好似

* 信风：又称贸易风。一种在赤道两边低层大气中风向少变的 风。赤道以北为东北风，赤道以南为东南风。

一剂壮身活络的补酒；他喜欢站在甲板上，欣赏头顶鼓涨的风帆；他还喜欢腰围花环、身上闪着金光的波利尼西亚男女土人，他们长得一半象鬼神，一半象顽童；他甚至喜欢鬼哭狼号的美拉尼西亚生番——尽管他们割人头，食人肉。



第一章

潘克伯恩 雄心重振

大卫·格里菲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不但能明辨探险的途径，而且能随时觉察埋伏在路旁椰子林后的不备之敌。可是，当他第一次看见阿洛依修斯·潘克伯恩的时候，却未能识别出他的真面目。这是在小轮船“伯恩”号上。格里菲从赖尔塔尔岛乘这艘客船抄近路到塔希提岛的帕皮提去，却让自己的纵帆船正尾随其后。在轮船中央理发室旁边的小酒吧间里，阿洛依修斯·潘克伯恩留给他最初印象，只是一位孤独独饮的头脑昏昏的绅士。半个小时过后，他理完发出来，阿洛依修斯·潘克伯恩还在酒吧间里呆着，一个人喝着鸡尾酒*。

眼下，人们已经不大喜欢独饮，格里菲路过时不禁用锐利而深邃的目光瞥了他一眼。只见他身材匀称，是个三十岁光景的年轻人，而且相貌出众，衣着超俗，按世人一般标准，显然属于绅士。但格里菲从他稍稍流露的懒洋洋的神态，从他那一只把酒杯里的酒泼洒出来的急切、颤抖的手，从他那一双

* 鸡尾酒：是一种用各种酒精饮料，如甜酒、白兰地、葡萄酒等，与糖、果汁、香料等混合而成的酒。由于色彩鲜艳，犹如雄鸡的尾羽一般，故有此称。

紧张、游移的眼睛发现，他一定是个患了慢性酒精中毒症的病人。

晚饭后，他又偶然瞥见潘克伯恩。这次是在甲板上，年青人手握栏杆，在窥视一男一女的模糊身影，那两人正坐在远处两张紧靠在一起的船椅里。格里菲注意到，男的胳膊正搂着女的腰部。阿洛伊修斯·潘克伯恩一边观望，一边流泪。

“怎么流泪了？”格里菲温柔地问。

潘克伯恩瞧瞧他，显得委屈极了，泪如泉涌。

“我难受，”他抽抽噎噎地说，“难受得很。那个男的是我的管家，我是他的雇主，我付给他高薪，可他拿了钱就干这事。”

“既然如此，你何苦不与他一刀两断？”格里菲问道。

“不行。那个女的会断了我的威士忌的。她是我的护士。”

“那就辞掉这个护士，尽情地喝吧。”

“不行。我的钱都在管家手里。辞掉女的，管家连一个子儿的酒也不会给我买了。”

面对这种可悲的前景，他又淌出两汪泪水。格里菲感到挺有意思。世上的奇闻何其多，谁也想象不到竟有这等怪事。

潘克伯恩继续哭诉：“我聘他们来，是让他们照管我，帮我戒酒的。可他们干了些什么呢？整天在船上搂搂抱抱的，任我一个人喝呀喝，难受得要死。我说，他们是心怀鬼胎。他们跟着我的特殊使命就是别让我纵酒，可是，只要我不打搅他们，我喝得翻了白眼儿，他们也无动于衷。我一旦抱怨，他们就要挟我，扬言要立即停了我的酒。我这可怜的人儿怎么办呢？天晓得，非死在他们手里不可。您下来吧，一块儿

站站好吗？”

他松开抓在栏杆上的手，要不是格里菲立即上前拽住他的胳膊。他一定无法站住。突然，他好象变成了另一个人，身子挺了挺，如同要决斗似的把下巴高高翘起，目光十分冷峻。

“我不会死在他们手里。让他们后悔莫及！我曾许给他们五万块钱——当然是以后支付。但他们嗤之以鼻。他们哪里晓得底细。我可心中有数。”他掏了掏上衣口袋，拿出一样东西，这东西在暮色中熠熠闪亮。“他们不懂得此物的意义。当然，我是一清二楚的。”他转而以猜疑的目光盯着格里菲，问：“喂，您的眼力如何？能看得出名堂吗？”

大卫·格里菲的眼前立刻出现一幕幻影：一个颓废的酒精中毒病人正举起长长的铜钉向一对年轻的热恋者刺去——因为，握在他手里的就是这样一根古代的铜船钉。

“我母亲以为，我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戒掉暴饮恶习。她一直蒙在鼓里。是我贿赂了医生，让他给我开了航海疗法的处方。到了帕皮提，管家将租上一艘纵帆船，我们将扬帆远去。但他们做梦也料不到我的意图，还以为我真在戒酒。我心里明白，再无人知晓。晚安吧，先生。我要去睡觉了——要不然，哦，您陪我去喝杯睡前酒。当然是最后一杯。

格里菲在帕皮提呆了一个星期，这期间，他又看到阿洛依修斯·潘克伯恩的几次奇特表演。小岛首府的居民们也都大饱了眼福，因为，多年以来，不管是在海滩，还是在拉维娜的客栈，他干的那些稀奇怪事是很罕见的。一天正午，阿洛依修斯·潘克伯恩光着脑袋，穿着游泳裤，从“拉维娜”客栈出来，

沿着最繁华的大街向海滨跑去。他要赶到“福列斯·伯杰尔”俱乐部赴约，去和“伯思”号的司炉进行一场四局拳击赛。结果，不消两局，他便一败涂地。一次，他疯疯颠颠地企图在一个不到两尺深的水坑里自溺。又一次，他醉醺醺地跑到码头上，爬上停泊在那里的“马里波萨”号的绳索，以优美的姿式从十五米多高的地方扎进水里。再一次，他打算用高出船价的租金赁下“托埃劳”号汽艇，只是由于管家不认帐，拒绝付款，才没有破费。还有一次，他在市场上买下了一个又老又瞎的麻风病人的全部货物，然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面包果*、大蕉**、甘薯之类坐地转售，爱贪便宜的土人蜂拥而至，市面顿时大乱，甚至宪兵也被叫来驱散人群。为此，他因煽动暴乱罪被宪兵逮捕三次，管家也只好忍痛牺牲了三次谈情说爱的机会，跑去向财政拮据的殖民当局交纳了罚金。

不久，“马里波萨”号客船离港驶向旧金山，船上的洞房舱里住的正是新婚的管家和护士。成行之前，管家有意将八张二十美元的钞票留给了阿洛伊修斯，他估计到，阿洛伊修斯拿了这笔钱一定要喝个酩酊大醉，几天之后就会酒精中毒，染上可怕的震颤性谵妄症***，生命垂危。然而，拉维娜是个菩萨心肠的人，连漂荡在南太平洋上的无赖和饭桶都不否认这点，她照料着阿洛伊修斯，甚至在阿洛伊修斯慢慢恢复神志以后，她对他既无管家又无钱支付膳宿费的窘境一直避而不提。

* 面包果：面包树的果实。成熟时呈球形或椭圆形，表皮有突起，黄色；果肉为白色。样子很象面包，可供食用，故有此名。面包树为常绿乔木，高达四、五丈，多生于热带海岛。

** 大蕉：香蕉的一种。大蕉树为热带多年生草本植物。

*** 震颤性谵妄症：又名狂酒病。过量饮酒后引起的大脑高度兴奋症，表现为盗汗、发抖、忧虑，产生恐怖的幻觉等。

数日后，一个傍晚，在“基蒂韦克”号后甲板的天篷下，大卫·格里菲正懒洋洋地靠在躺椅里，随意浏览着索然无味的帕皮提先锋信使报；他猛然坐直了身子，以为眼睛出了问题。这简直令人无法相信，但白纸黑字却历历在目。看来，老八辈子的南洋传奇还没有消失。他读了下去：

招 聘

若有人愿将本人送往太平洋的一座无名小岛，并提供设备把埋藏在该岛的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珍宝载回，本人愿与他平分秋色，共享成果——各得二分之一。有意者，请到“拉维娜”客栈找弗利详叙。

格里菲看了看表。时间尚早，才八点钟。

他朝亮着一只烟斗的方向喊道：“卡尔森先生，命令水手放下小艇，我要上岸去！”

船头响起挪威籍大副的沙哑吆喝声，六名魁梧的拉帕岛人停止了歌唱，开始把小艇放下水去。

“我是来找弗利的。估计弗利是个男人。”大卫·格里菲对拉维娜讲。

拉维娜透过敞开的门，向两间屋后的厨房里下达了寻找的命令，就在她扭头吆喝的当儿，格里菲发现她眼睛里闪过一瞬惊喜的目光。过了几分钟，一个土人小姑娘光着脚丫子，劈劈啪啪走进来，但她摇了摇头。

拉维娜显得很失望。

她说：“您是不是从‘基蒂韦克’号船上来的？我把您的

来访转告给那位先生好了。”

“那么说，弗利是男人？”

拉维娜点点头，说：“格里菲船长，我希望您能助他一臂之力。他这个人很天真，大概不会说谎，但我拿不准。您会做出判断的。您不象我，我是个软心肠的傻瓜。为您配一杯鸡尾酒好吗？”

大卫·格里菲回到自己的纵帆船，正偎在甲板的椅子上打瞌睡，脸上还捂着一本三个月前的旧杂志，忽然，船边传来一阵呜呜咽咽、扑扑哧哧的水声。他睁开眼睛。这时，四百米外的智利巡洋舰上响起了八下钟声*。已是午夜十二点了。船边哗啦响了一下，接着又响起一阵扑扑哧哧的水声。在格里菲听来，那里象有个两栖动物，又象有人在低声哭泣，向苍天倾诉内心的愤懑和苦楚。

大卫·格里菲一个箭步跳到低处的栏杆前。他朝下一看，只见水面泛着一圈圈磷光闪闪、摇曳不定的波环，波环的中央有个人在扑扑哧哧地游动着。他探过身子，伸手掐住这人的胳膊窝，以敏捷的动作连拉带拽地把他拖上了甲板；站在格里菲面前的竟是赤条条的阿洛依修斯·潘克伯恩。

潘克伯恩叫苦不迭：“我没有分文，只好泗水来此，但找不到你们的舷梯。看我多狼狈，请您原谅。给我一条围腰的毛巾，再来一杯烈酒，我就能舒坦一些。伙计，我是弗利先生，您就是在我外出时拜访过我的格里菲船长吧。我并没

* 八下钟声：这是船用报时信号。每逢四点半、八点半、和十二点半各敲一下钟，而后，每过半小时增加一击；钟响八下时正是四点、八点、或十二点。此时已入夜，听到八声钟响，就知是零点到了。

有醉。身上也不觉得冷。我不是打冷颤。拉维娜今天只准我喝两杯。我是吓得够呛，心里有点发毛，因为找不到舷梯，眼前就开始闹鬼。您带我到舱下去吧，我将不胜感激。您是唯一对我的广告做出反应的人。”

他哆嗦得很可怜，和煦的夜风和舱下的温暖都止不住他的颤抖，拿到毛巾后才有所好转；格里菲故意倒了半杯威士忌，递到他手里。

他给客人穿好衬衫和帆布裤，说：“请你开诚布公，谈谈你的广告。我听听看。”

潘克伯恩瞅了瞅威士忌酒瓶，格里菲摇头不允。

“好吧，船长，不过我无论如何也要请您相信，我没有醉——头脑十分清醒。我还要向您担保，一定吐露真情；我一眼就看出，您是个知识渊博、干脆利落的人。您的气色也很好。酒精不曾在您身上变成几百万吞噬细胞的蛆虫。地狱的大门是向您关闭的。可我是个半死不活的人。我的心已经枯萎。请您注意听。

“我母亲仍然在世。她是英国人。我出生在澳大利亚，就读于约克郡和耶鲁*。虽然获得了艺术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但在事业上却一事无成。更糟糕的是，我成了大酒鬼。在学生时代，我是运动员，经常从三十多米的高处做燕式跳水。我保持着好几项业余运动会的记录。游起泳来就象一条鱼。曾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海里泅渡五十公里。现在却创造了另外一种记录——在同龄人当中，我的威士忌摄取量也是第一名。

* 约克郡和耶鲁：约克郡——英国北部的一个郡。耶鲁——指耶鲁大学，世界著名大学，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1701年建校。

为了付一杯酒钱，我敢偷您一枚五分硬币。好啦，现在我把百万美元的故事讲给您听。

“我父亲是美国人——安纳波利斯* 海军学院毕业生，“苏万尼”号的上尉。“苏万尼”号的船长叫保罗·雪莉。那条船曾在太平洋的一个我不想说明的小岛上装煤，该岛目前已丧失自由，变成了某一个国家的保护地，具体情况也不便披露。我父亲上岸后，在客栈的酒巴间后面发现了三枚铜钉——铜船钉。”

大卫·格里菲从容地笑道：“我倒可以说出这个煤炭基地的名字，也能叫出它变成保护地后的称呼。”

“您也知道那三枚船钉的来历？”潘克伯恩同样从容地反问，“您说下去，因为船钉现在都在我的手里。”

“我当然知道。它们原在皮努-皮尼岛的杰曼·奥斯卡酒巴间后面。是约翰尼·布莱克去世的那天夜里从他的纵帆船上带到那里去的。他是采捞海参和做檀香木买卖的商人，当时刚从西边巡游回来。这事早就成了海边传闻。”

潘克伯恩点点头，催促道：“往下说。”

“当然，这是我出世前发生的事情，格里菲解释，“我只能把听到的故事告诉你。后来，厄瓜多尔的巡洋舰在西边巡邏完毕，回国时途经此地。舰上的军官发现了船钉。约翰尼·布莱克已经咽气。他们便抓住布莱克的大副，找到航海日志。巡洋舰又掉头朝西驶去。半年后返航，又在皮努-皮尼岛落脚。他们空手而归，但船钉的由来却慢慢传开了。”

* 安纳波利斯：美国马里兰州首府，海港城市，美国海军学院（建于1845年）所在地。

潘克伯恩继续追述：“正当革命党人* 向瓜亚基尔** 进军的时候，联邦政府*** 的官员感到大势已去，城池必失，便将政府金库的保险箱藏进了美国纵帆船“弗勒特”号，里面装着价值约一百万美元的金币，全都是英国铸造的。官员们准备天亮后逃跑——但美国船长半夜便把船偷偷地开了出去。您往下说吧。”

“这可有些年头了。”格里菲继续讲：“港内再没有别的船只。联邦政府的首脑无法外逃，只好背水一战，坚守城市。罗贾斯·索尔赛德****率兵从基多*****火速赶来，解了重围。革命失败，代表厄瓜多尔整个海军的那艘老掉牙的轮船奉命去追寻“弗勒特”号。他们在班克斯列岛和新赫布里底群岛之间发现了它，它已经抛锚，正向外界发送遇难信号。船长已在前一天患黑水热*****死去。”

“大副如何？”潘克伯恩追问。

“大副乘小艇到班克斯列岛的一个小岛去找水，一周前就被土人杀死。结果船只好停航，因为船上再没有会领航的人。后来，水手们都受了酷刑。国际法也无法干预。每个人

* 革命党人：此处指自一八一〇年开始的拉丁美洲西属殖民地独立战争中的革命军。厄瓜多尔当时所在的新格拉那大地地区的革命军，曾多次遭到西班牙军的镇压。直至一八三〇年五月，厄瓜多尔才宣布成立共和国。

** 瓜亚基尔：厄瓜多尔城市，现为省会之一。

*** 联邦政府：指当时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推行“监护制”时与贵族、官吏、天主教会联合组成的政府。

**** 罗贾斯·索尔赛德：当时的一个西班牙总督。

***** 基多：厄瓜多尔现首都，当时的首府。厄瓜多尔独立前的国名也叫基多。

***** 黑水热：一种厉害的致命性疟疾，主要症状是小时尿出的尿呈黑色，故有此称。